
管子權

# 管子權自序

九洞天符道人朱長春

帝之世無法神道成務王之世世有法緣道陳常伯之世法始岐道而出及伯之衰而法遂與道爲寇刻核至甚耳必反其始定以不離道最近夫道自羲皇先

天圖易以來爻畫法象造化儀神理存人事浹夫子推要於心藏之密用以歸聰明神武不殺不殺元之大仁生生之易也道固以自生而生萬物者予幼志讀奇書閒嘗校序管子賞其文中多不解壹求之法頗不合本註時謭淺牴迕

遇深文都無下意自来名賢亦寘疑闕
無所按詎以爲道山中理舊本授兒咕
嗶間始知中多秘典内言稽以道符寘
諦印大全豁如也居嘗讀内外傳歴管
氏行事略所具經國寄軍于先王井伍
兵農師意不太遠乃其轉移因用内匡

多慾之君惕大慮以外匡辟王庶侯而四伐九會帖然大恬有神用焉區區富强名法數術效不至是意其別有本業如留侯之異授耶令攬詳㓜官五行白心内業等諸篇而後知管子原于道不與申韓同科雖未必淂亦不必行盡合

要于其符天育神運變耳目形物之表可謂虛宗深本有所善生未極大生之元爾夫子不于之曰人也如仁乎人具天地之生仁為所以生夫子蓋難言當時宫墻高莩列國名卿以問鄹曰未知其非切能猶理之顯可知而聖門黜伯

乃以輕屬管仲乎哉固嘗曰正而不譎匹道也仁道之大易之元也元運密移之謂仁匹衡匡邪之謂仁存亡生滅之謂仁奉天不違之謂仁故曰大者宜居下善救無棄巽以行權仲之伯桓行實具有焉計其所冥于道而用弘生以易

世甚多甚微特寄法以行者蓋仲在老氏之前生太公之國太公道隱壽者于金櫃陰符密藏之玄書意自義黃以傳有獨得真宗秘在府册尚父大用之以啓會朝仲父小用之以定匡伯按其載道論清虛要密微而不幻循天時定人

化函純白于心元應轉易于事用蓀之道合廓之政合足演河洛之宗為道德之祖吾定其非盡管氏之書必有淵源出道典采本其為性命養生家大導實狩甚具足奉持也夫道至一至廣宇宙群品庶生九流百氏無不與出道世之

輿也唯駕為用東則東西則西用之尊法駕大路九逵四巡用之卑巾紫匔輓之險詭坂塹轅折而速敗管子秉道用而不詭不敗乃取途小耳聖人所以病其罷病其任道之用者也故桓公王伯之交管子道法之交其書則道法之雜

也爭偽雄國法家榮士競利峻刑強戰之逸傳大易辯其文亦古近大懸初乎稍稍訂釋脫數篇為習道之故已因兒執問遂并孚其業凡三榷會故文義繇幽晦訛舛錯曰通論文論世略表合眾褒抑品目曰評以所證繆獨契抉玄顯

用揭宗鏡來通及政事之大略附以揚
搉曰演儒也業於道無事法山中偷生
無用於世倘以道精治緒治合統宗師
帝王之應符或亦在是乎雖非正經可
節取翼焉往太守梁溪陳志行公過玄
栖見之請刻未竟今太守清源張子環

公成其事二太守皆好道善治行相濟
有冥合且曰于決性蒿目者馨自救救
時本術一大藥爲小補云

門人方大成書

管子榷序

令天下盛行管子大要取其詞以供纂組云爾而至於篇多舛訛字多魚豕義多晦奥則姑乙之西吴朱太復先生以文章主盟海內中歲好道五

車二酉悉巳庋屛而獨成管子権其凡例有三曰通曰評曰演抉玄刊誤會故標新於是管子遂爲全書余過山中問奇得是篇而意之亟請以公諸鍥既成先生屬余序余惟文盛於

周周召尚矣嗣是以降其著書而為一家言者寔自仲始仲相桓定伯書所論著皆鑿鑿見諸行事由今觀之其所行者猶未必能盡是書也且是書亦未必足以盡仲仲之後諸言兵

言富强言名法者不可勝數然摠之原本於仲綜其功實胥不及仲遠甚何者彼皆得其粗而遺其精沿其支流而非滙其全體也抑微獨此也五伯桓文為盛按桓之始末遠出文下

而霸業顧反軼其上者則非文之不能敵桓而狐趙諸賢之不能敵仲也夫以狐趙諸賢拮据數十年而不足而仲以一身運之數年而有餘嗟夫仲豈易言哉自微管之歎見推於夫

子而世之言仲者率以其功朱先生
乃獨推其功而綮之道原其道而本
之易世儒高談王略將無河漢斯言
噫是皆未深讀仲書者耳毋論張四
維陳五法明時脩政因天用地規謀

宏遠不詭正經即如白心內業諸篇所謂虛其欲神将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不庶幾與大易洗心研幾之旨相冥合乎夫聖人所以通志成務莫大乎易而英

雄豪傑之士稍能窺見其微亦往往神謀鬼謀與時消息經世出世往来不窮大約劉柔詘伸之際變而通之其道利用晦推行鼓舞之妙化而裁之其道利用因仲之三北而不挫幽

囚而不辭也善晦也而其轉禍以為福轉敗以為功也善因也仲蓋深於易者也故能輔多慾之辟成一匡之勛臣主俱榮身名並泰概諸龍德固非正中要其伸縮自如旋轉莫測抑

所謂猶龍者耶上下千古唯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差可與仲相彷彿耳嗟夫仲豈易言哉晉人恒以老與易並稱得易之精者宜莫如老氏五千言其中竅妙無若致虛極守靜篤而仲

之後所於虗及中不靜心不治等語
已先得之故治世與養生之道一也
仲要不可謂無所闚見者自朱先生
始發其微而後人乃益知道之無津
涯易之不可爲典要王不得則不王

霸不得則亦不霸者也先生棲巖磔穀人望以爲世外人而不知其惓惓然欲以道善世者如此其切彼其權管子也非權管子也蓋直藉以明道法之合持王霸之衡俾論治者有所

析衷云爾夫論至於道則豈惟言為
糟粕即治功且為緒餘而管子胡以
言之先生又胡以權之先生曰嘻公
毋溪談吾亦取其詞以供兒輩之纂
組而已

萬曆壬子上冬吳興太守閩張維樞

子環甫頓首具

部民方大成書

# 校管子舊序

五湖太湏朱長春

嘗觀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等篇詳哉其言之也已而觀諸輕重所條米鹽偎

屑可醜如大驅良賈素封文守之家將噪不用奈何管氏以傳此名乃知全書多雜大都類是夫管子伯圖大要三事一曰法二曰財三曰兵法如四維四順襍則為急礉必

誅財如倉廩衣食乘馬雜則爲賤
削赧斷兵如七漢務官雜則爲詐
詐權以奇夫使管子蒙詬萬世
滑稽儒家而曲臣詭士資口爲邪
則雜者過也楼管氏於春秋爲

齊良五伯十二侯賢大夫之首能
以區區海東抗弊之齊起中衰犬
昏礼亂之末佐外亡新定之公用
其臣民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
兵出以三萬教士方行東西南北

無抗三存亡國九合冢君以衛周
天子此非淺淺褊心之夫刻急小察
足用籠罩天下駕使群后而莫詆
議者謂其內反摶移陰中陽外欺
諸侯如柔胎兒又以挾兵脅四國

以必從而衰殘師尚父古法畢其
國人盱衡奮臂衆走於功名則
大壞三代世風乃法家閙焉故曰
管仲之器小不勉至王乃稱伯哉
要以引經扶義束情從道蓋過

揚善終信於同盟其氣象雍容
猶王者之遺焉為相三十餘年外
無欺鄰詐敵內不施鉞大臣公姓
下不草艾箕斂編民而倏然伯如
齊語所志內政軍令具在即局隘

不可以王必豈如書所談三事乃
至急制以詐爭式春秋凡發必書
晉蒐書鄭竹刑書魯丘甲書畝稅
書向使管氏用此書以相變乃居
三國之首術乃商梯吳白桑孔之

爲長孫孚何用顏以知仁〻〻津〻楊
之也大氐周衰道訟至于雒國而
祖伯賤王大甚天下有口游談長短
之士都用社稷管氏爲大宗因自
以其說系而祔之以干時王獵世資

田齊之君又自以齊桓公敬仲祖
烈為氣脉誇一世而存雖故其書
襍者半為稷下大夫坐議浮談而
半乃韓非李斯法家峯襲商君
以黨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故其

書有春秋後之文有戰國之文有秦先周末之文其體立辨夫稽古者如市寶罷于滇之玉瀆山之珠按名而索之少焉雜以燕石越磯而市者不識也則監正傍

視而笑矣且其買者未必非所賣安
名善賈哉孟子曰尚論古之人盡
信書不如無書以周存世且不敢
信其國志乃當秦寔撤出所得存
何咕咕筆句弗論乎故愚以列子

晚出與莊子雜篇與管子皆多偽
不可信自經言外内言十二外文十
半短言區言十七雜篇十九輕重
全於偽矣又其解自尹知章初註
蓺陋劉績所定復晦往往多舛礙

讀𨳒校而標之約十得五實其
輕重蘼弗論廉其忠於管氏

# 管子書序

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為八十六篇今亾十篇近世所傳徃〻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甚完整而向字復多紕錯乃

為正其說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
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
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
蓋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幽以爲權謀功
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推其
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

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陰古湯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

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
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
曰尋於干戈謀臣智士競出其智力以相
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
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
宜矣管子故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

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猷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

其說所謂參國爲三軍者即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倫罷用者即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圜府之舊章也他如五世三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

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
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
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為
截然更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
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
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

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踐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権鹽鐵不喻時而國且餒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

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盖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决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扵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

由俗革吾以為周公經制之大倫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伯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嘆之曰

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〻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髣而創為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

降而王、、降而霸自仲之説行一變而入於謗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為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礉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内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

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為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

大畧於嵗管云



萬曆壬午春三月前史官吴郡趙用賢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頴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吾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禄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猶
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
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
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
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伐山戎管仲因
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
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
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為管仲城穀以為之乘

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宫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録

# 管子序

楊忱　撰

序曰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與夷狄始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匹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

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其夷狄無與抗其力也見于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為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為正抑夷狄存中國文之為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攘狄而存

周也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亦不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詆民我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我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誅我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我霸謹畜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秦衰世何孔子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乎其據也時大宋甲申秋九月二十三日序

# 管子權凡例

一管難解兒亞於莊子莊洸洋而管幽詭又經漫漶行無全本原註開山窮源之功不可没也其舛則支而屑微言難中而道趣不入也其闕則徑之不通於夷也要以舛寧闕闕無謬舛則以盲引道胥人而南轅北駕矣凡此類權通于下然而原文無竄易無批抹指其車則淂迷與之鑑則知醜何敢削故跡多騈說以詆譏先正哉莫爲之先後者更難

一訓故主于章句訓理主於意指舊註煩說又益之淼蕪也其得解者不必解者都無下通有通為以通不通尒然書本幽深有合發則義條而圜卑辭則致瑣而離故所通多連合上下會証成文不專主句尋脉自見又古人文不同後世關鍵起結呼應顯指又不同後世詞理比附聯絡脈通故莊子曰雖参差而瑰瑋可觀秦先之於春秋先更懸矣然而大義本旨無不相屬往往有下意暗伏用字陰挽種種淺文難以盡闡

非可直了敢謂千慮之無失或冀片訓之立要索之象外或可徹之玄中

一評評其事理之合累文辭之品第能管之僞言十而七矣旨既無奇文復卑近道法家恩之將錯用文章家脉之將累作其大列議于前其細條附于下要使玄珠不遺于謨詁楚玉不冐于燕石三立之傳將有取焉

一管子雜載道法兩書始下權本以疏道後乃泛濫卒業道徹而秘管子多古言流傳半入吊詭

法則有行於後不戾于古者有效於前滋弊於後者非演之其秘不可得而參其往與来不可得而相印也演為數焉申焉究歸焉或暢彼之所長或詆己之所契或合或離或顯或微通其情可券於中引其義可弛於外不主釋解多緣文議非文不成一家之言不標一義之宗

一管子之難非獨難于解抑難于讀本註舛於分句者多矣今從權定別為點句有義則跡之無則句之或又有〇而失于句者要參之舊本凡

所更訂繹故可通讀者因句而求文直下了然思過半矣

一唐註後絕無善本舊有山東刻魯魚棼麗半不成義今世所行趙侍郎定宇先生管韓二子評本也賴其考訂始得成誦加以評騭殊饒理解所摧已入評正并發新義仍標于上不復下筆唯删其觕迂繁碎総以共宣遺文翊贊古人為管之忠臣無人我一也劉氏不甚精討其已入趙本者并存正焉

一趙本諸篇多有乙截分段通詳文義有合分有不合分今壹去其乙讀者自解片合無庸支贅

一趙本凡例諸條中解十七不中十三要論世者各以所見標設一議如汲于河采于山派一家一種之可拘也前人苦心而緝之後人可參識而擷之即於書義未盡探精要大都具爾今無損裁以備攬酌

一此三榷出一時凶臆之私以希百世旦暮之解敢遂為不刊相翼不朽聊自存讀者苦心未必

盡符作者微志且篇中多有詭與連作疑不可
點句况可下意嘗謂尚書古文商周之間諸若
駁歪或經傳授翻寫衍闕難通後儒强為据說
安知是書獘不坐此咸陽火後三代之全文眇
矣其所不盡不合不精不覈或祈察心之士别
加裁定或有藏秘之家出為印正是在天乎望
之後人

一椎中許文即文論世即世論體升降差等正如
書家四勢時遞不同乃文之關于氣運式然則

豨韋氏之後其誰能不波況其末流凡余所論遡河于源所謂商周之樂盡矣若以三侯七德與象武並奏恐聖人審音不止于未盡善也書中長文漫謂為先秦濫觴亡幾其他狐裘羔袖于後之羊質虎皮猶有逕庭馬博識古服之士于此會心如攬古人數行真蹟自知後世臨摹神骨大別下筆便有貴氣千年來士大夫往往癖購潯漢以前一玉一器寶玩不釋而獨于古文寥如也吾不解此惑矣世道交喪惜夫

一古書不應加圈點為采山探淵者發其奇為賞識焉此中理詞俱妙用○意字瑰奇用乚條暢雋爽用、所謂玄之又玄非此外都不精也然文有義有詞又有體有章有法有格古文都與後人不同如形家相地隱隱真龍細尋結作此非偏解之所可用亦非標評所能盡者季子曾樂師曠南風知音自得之

一著書之旨顯晦不同讀書所入淺深隨異權經三閱義亦屢更猶有昧于前而得通于今者偏

于初而宜增于後者乃刻成之後無容竄入稍有條列重標于上別名曰補庶完一得之慮或當百世之鮮

管子榷凡例終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吴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為二十四卷其吴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訛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蘆泉劉氏續間為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

續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襍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摶忒作貸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卜[illegible]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為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偏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為之註者復謬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
間有不可考者皆為摽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
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為一
行其間不係無分析太過之獘今皆按宋本校
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為一　其處以識章目所
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為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奥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
訛襲謬褫亂文雜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棄

幾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數之篇首不敢强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已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旁註誤句而盧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管子所作在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彊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為五霸之盛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卒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紛紜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襍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辭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黄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厖襍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内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為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獘秦漢以来未有能䂊其實者也其說豈一不簡明大臣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校而考欲其說似粉飾之以詐功若輕重篇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橐鴻飛四時三樂臨死戒勿用豎刀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牴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為句守靜人物自為句方以人物則皇為句而曲為之說曰聽侯人物也守靜豈聽侯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理為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比周以相匿為句而下又云忘生死交其後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相為匿是為句而曲為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乎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令因欽文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緊

衆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嵲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目録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内亡十篇

管子榷目録終

# 管子榷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氏朱　長春　榷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評　六家之指同出於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爲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斤斤㢘

廩要於持固畜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
潤於仁于王遠矣然于強猶絶屬之系大宗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感恩而結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

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 通 民飢而草食也近之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放也君無所尊人亦放之 通 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事上上校者爭而犯上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通 王

天下之往也。水下歡擴唯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
而出治道。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
故出有原。同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
同者也。伯者一其法而强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
如畜順其欲無拂其惡虎熊使媚而咒于他管氏
先國頌與維而後順是先强之束之而後順之也
上不先示其心下見上之不先收其心管所以不
王而孔于所以小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㊀通污者惡廉者清有惡則有掩著無惡者皦然絶白何蔽耻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

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予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演)所欲與聚惡勿施便是四順晁家令人情莫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其叛之於衰者經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把鈴天下之術而猜刻苛忍為小鮮之亂于大國而淪雞之沸於函爨乎則且脅四域不供于一靳艾而淵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亡命走耳欲法之誰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為綏獸而不

知網罟之之所以獸得也取不用命以令用命天下皆關于吾令何求哉布網合圍而拱手以治天子不殺可矣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文景之任德視于武宣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又况禮失而刑誅四順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心之悅於生而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此管氏之經言本領哉是以十五合諸侯而兆衆居三之二兵車毒逐塵戰以

盆野膏草無閒焉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也聖人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天下而不及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以聖人略本內而予標外將聖人為法家幽䠶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可信者經言他皆雜附當以道別不淺法志入于道之內而不足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偽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也涸竭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

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後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評)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始奇在氣調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

後文中求文古方而乎後詭而肆亦運之漸然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言有宗之親所以為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三事同此 通 大學所厚者薄同旨故下云無曰不同生

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

以家為家。一親也 以鄉為鄉。二親也 以國為國。三親也 以天下為天下。四親也

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 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同 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

何親。五親也

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曜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

(通)家為鄉鄉為國國為天下以己而寵民者家為家鄉為鄉國為國天下為天下因人而無以己者無己故大道為公而如天如地如日如月有己則不聽不行不從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貴若馬之從轡

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所先行人必行之其從之若向門矣

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待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

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一法也

毋蔽汝惡

毋異汝度。汝君也 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二法也言堂室事而令滿取其露見不隱也 通 滿室滿堂 助者衆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其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 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三法也 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之 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四法也 緩者後於

事若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五法也

(通)六親五法不見明分段落註者強為之說耳此類俚解其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之因形而立故形端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及

## 經言二

(評)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韜略尉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叙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篇

然六經諸子猶典雅陳常蔚古中有正大春秋
以上皆然斯爲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詩亡
奇造乃爲帝譏我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
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正兼
令人不知而伯唯恐令人知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
通山川曰
望、爲其高深通天地之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
所以成其高深而永其秩望也尊主君道形勢解、

於後人訓註多失其旨矣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乃行賤而忘卑卑可移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在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行也

(通)天地春秋冬夏言其常而一蛟龍虎豹風而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

貴行其令而賤忘其平生殺予奪一人操其歸是以上尊命而下受辭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

通道家無為民化之搞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咸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之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辭問明主所不賓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

通無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不賓勿詢之謀勿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是

題○三子技石世必有方以致之非在多及孫術術附之末

以貴言有物而行有恆、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

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寶玉幣帛何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羿之射貴其肆武服戎不在其落鳥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車容致遠不在轍跡偏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軌以載不在斲削成光鑑也

ⓐ通羿非射造父非馭奚仲非斲以証上犧玉不饗而主功有素、謂其致有神不在于事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而夜行猶有遠之召非使可令、近之親非言可結、德化所溢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知。頤者家得也

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邑里不在於歷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知天下順帝之則曰陰行獨有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訾毀賢譽譽惡也如此之人則、大邪也譓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譓臣有大言行者可與舉因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遠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遠然敗尋至則憂及之此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須召也㊟通山不厭高。水不厭

是以必得之事不可行皆非觀解自明

深。先發之華必隕。早實之果必落。計遠未有不憂在近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舉用長利眾皆見之故曰遠見裁大者眾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事眾必比之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厭（通）舉長裁大美人懷。三言○出也。物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爲謊動言必得庶謀如此虛詐者可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也訾食之人不要擬致濟故不能肥體（通）原之乎雖隱無高小之大雖隱無深義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訾讆勿任大而謀臣顧憂

乃可遠衆致道如其計遠反近往則勿召矣舉長裁大與內奚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謹食皆任小者也故參于天地唯有天地無棄之德者能之乳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爲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前習者逆禍而能自也未經其事閑其所紀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奮除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

（通）猿連臂而下飲于三仞之淵如夷

趙曰按言處慎始不能見特氏有怨去則不然成實故曰以神者能有以治之操之神則全精不足者亦以而維矣

也。知連引之無難，則知矜尊之禍，若馬識道不行野者，貲其勸，故予人而任之，功可配天地，自取而伐矜，既衆及一身，怠倦者不及。倦怠之人，觸塗癈滯，故多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不雖無形，常在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曙戒，戒勿為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通在內為君，在門為役，將假者餘以借人，將待者厲以受令，邪入內則不神，正衰

故怠而不及、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性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則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

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然來性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通失道寡助，得道多助，故道往人從道來人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故以為天下定萬物。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通天度主節，所以持盈；人和主仁，所以定傾。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喻人生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遂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實覆屋不怒下瓦操箠說在莊子虛舟之遊無心之謂天有心之謂人天則遠自親人則親造怨

帝王之臨宇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時迭運于前當之者榮落而我無為一天而已故百姓皆云我自然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分遠近無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有近親造怨也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遠附親而有餘拙者用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故巧者用之有餘拙者用之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

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烏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通禽獸無情乍合乍離故曰烏合烏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憐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

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通）心行與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見之不見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德如不忘、又第二矣、獨王之國勞而供騖鶩門下諸（通）獨王自通不必依解作獨任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通）自媒者、獨王獨國之比、無與成其合也、不如形勢解、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緣，故可往矣）（通）可往可來註長于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

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

㊣通日月有晦蝕。而天之清不易。適郢南面不見恒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一也。知乎可與言易矣。可與言道矣。君與乎哉。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時曠月十二日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樹霜至藥姿大禁也。㊣通言行即屬君。于臣無當。

##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因可為故須修權

## 經言三

評 權修、名奇文不稱經言典常、文不經詳其體、周末秦先之間乎、已濫矣、意後之法家纂入之耶、或脫亡而妄補之、吾不敢信吾于文論其世也、

評 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木、樹人、數行耳、其他易行中承似墨子、長支悠廉似荀子、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

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王故無所取則）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眾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眾使民勞則

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矜惜之也）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亡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所見之處賞罰

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為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偽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

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

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民所賣惟穀故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桓靈之賣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

識其叢綫此之不為親言人者保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為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閒欺閒隔也有所隔㦲而欺誰也臣下賦斂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事謂農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祟故功之不立

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句功不立名不章必為三患下獨王貧賤日不足是也

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行日不足之貴也

㊟通獨王主孤也貧賤國虛也日不足政煩也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而成立之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析就枯悴故曰十年穫也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潤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共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道設教也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

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

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

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閒其治民閒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

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閒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言四

詳 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淺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三謂三本也謂

（治亂法各有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四謂四固）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五謂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目）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

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
人其為禍深養馬瘦之猶得力養虎飽之終遺
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在知
乎天下有偽君子有奸小人雜中而偽外其孰從
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
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
免小人之毒矣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
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
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

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通）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

仁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貞清之品過行之賢

往往刻意立德則長而子民和愛則短二曰見賢
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
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
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
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
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
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
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斂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

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匿隱）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白）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群徒（作衆從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

朝。及坐及也

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令無事可白則足教令行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賢雖才用絶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

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評)即五鄉內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首憲將其頒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之振鐸憲正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時興伯大政紀之國冊而私書止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語則此一無頭凡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為後代典志式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為其賞罰之數必先

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評）此亦典志令甲之一條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

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通）由田田畯之類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蓺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評）此即後代官制職掌蓋原于周官

周禮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

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通）器物式度等級則有限禁用有數壞則有歲脩修字連上為句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為句以命直冒至末命即令也此所謂服制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鬈求圓反

刖刑餘戮民不敢服絻（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詳）此所謂耕度也亦後世令禁禮志儀曹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者可作齊志當別為一篇記者以事議混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前于周禮而法嚴焉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言事若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不說假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勝則除怨弱而行仁宋襄或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全生之說勝則

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通孔子求生害仁孟子舍生取義唯是以苟生為恥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曰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安得全之皆大富貴人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立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巽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謁也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當爵觀樂戲好是絶游燕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

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敎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謂君將行令始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之令而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纔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為而無害成而不議

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君來奉順天道為所以宗期於此］

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

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谷之謂俗與憲合］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事　士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評）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胃中分段落末極論

民不地制、[illegible]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

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赦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 朝者義之理也。義由朝起 市者貨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 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以正政 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變於民故不可不正也 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通)達下為一段陰陽捴是

地政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 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 日夜

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評釋地者政本陰陽者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過常之利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慢則失事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澹古之政務在獄市獄懲惡以勸善市抑末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百貨賤之於上則平而賤穡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擅而通以利農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詘商以豐

趙曰按此釋黃金者用之量也

民後世奪商而自豐其為一所務為不同也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可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

道○按此釋謂假之地千乘之國器之制也

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評)下從地引入器制揔申千乘器制不可分截遠遠推開又合入古文之妙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鐮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

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
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
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評)管子每於地政文質陸離倍著精神伯者之本
事也與强者之兵法相對然强兵盖夫肯不本于
富者也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
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
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
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

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万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扞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通）此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百乘一宿為準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合制相錯論叙此古文之妙末因以信士立朝連入義之理通論即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經制抳因地

均立今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字雜而
整整而襍正而奇奇而正大將投兵左右麾紛
起互應總歸一陣意即內政之軍略耶故謂定作

一萹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
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
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
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
地六步一斗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
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

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 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績 絕也頃昕水也 評 文蕑貴情異，上而太古，下而後世，此當其極盛，左氏言而鹽，此奇而艷，方駕也 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 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之二三 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 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 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仍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入尺曰仍分七仞則屋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地之於澤劉績曰言地高則難勞故曰十仞見水不難大澇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仍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仍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仍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地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

通二犂一犂應服牛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

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通）公田之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評）儒者虛聲而不進仕工賈占業而逃官役此皆傲士游民亂法悖上不誠不信而不可訓也令與三日之功而不受一夫之分所

以罰之也不可使為工則惰民耳周禮無常業出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啟強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亦與國語內政略相表裏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數民必以智者）有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數人為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之然後可以教人也）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

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演乘馬用量市貨、合歸于經地制賦、課歲均力與里乘兵農合一之法、鄉市本末通功之利、舉然具在掌中、所謂多多益善、分數明也、只在起本于一耳、一里九夫之田政、井田之制、如此、百乘千乘萬乘、周家賦法之善、管子亦未嘗更變、其曰內政、不過申嚴釐正簡練服習之耳、故一出而九合、威天下、夫子曰、如仁如仁、是豈與商君新法、連坐開阡等哉、假不察而並舉曰管商不究乎、

右士農工商按此篇言於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為聖人聖
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不能令人知分則已尚不足何名為聖人
是故有事則用用謂人也適有事則
用兵役也以地以乘賦之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
歸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
辟則愚緩其淫辟則惛愚也閑則類類善也閑其淫辟則自善上為一下
為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河藏而捻息也故

曰今日不為明日忘貨言不為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

來矣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

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

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

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辭此地里應在

地均經巳

右地里 按此釋上均地

管子權第一卷終